

“可能世界”及其问题

郭 晓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在克里普克那里,“跨界同一”与“本质”问题是等同的。克里普克预设了事物的本质,借以限制或者实现“可能世界”的可能性。他关于本质的论述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科学本位主义,甚至是严重的当代科学本位主义。克里普克的“本质”作为一种“到此为止”的本质,会导致“本质”消失的恶循环,即“克里普克循环”。其“同一”概念具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个体起源的充分非必要以及本质自身的不确定构成了“克里普克同一难题”;从非本质的“样品”中提取出对象的本质是另一个难题,可以称之为“克里普克取样难题”。通过诉诸“本质”和“直指”解决个体跨界同一问题的路径是不能成立的,克里普克“可能世界”理论面临的困境为其缺陷的修正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关键词:克里普克;“可能世界”;个体跨界同一;克里普克循环;克里普克同一难题;克里普克取样难题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2)06-0069-07

索尔·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在其影响深远的《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区分了形而上学问题与认识论问题。他还指出,“先验地”^①与“必然的”这两个概念可以交替使用。^{[1]14-15}因为“先验地”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必然的”却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因而存在着“先验偶然命题”与“后验必然命题”,这引起了欧美哲学界长期的争论。克里普克这一区分的前提是其“可能世界”理论。借助于“可能世界”的分析工具,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命名理论,这是他关于名称的重要贡献,也是他在该书中主要探讨的对象。

然而,“可能世界”远非一个清晰明确、没有争议的概念。首先它就是一个易于引起误会的名称,容易让人想到哈勃望远镜所发现的遥远星球上的“外星世界”,而这正是“可能世界”最不具备的一种含义。可是,一旦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可能世界”换成另一个不那么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恐怕影响就没有这么广泛了。迈克尔·斯洛特认为,“这个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历史)”会比“可能世界”引起的误解少些。克里普克赞同这一说法,有时,他自己也用“反事实情境”来表达与“可能世界”相同的概念。当然,如我们所知,克里普克常用的还是其“可能世界”,尽管“世界的可能状态”甚至拥有“可能世界”所缺乏的直观。

有趣之处或许在此:从字面上看,“可能世界”所表述的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世界的“可能”性,这一“可能”为模态逻辑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世界的可能状态”通常仅被理解作表达了世界局部的状态。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世界”显然更具吸引力。

收稿日期: 2012-09-21

作者简介: 郭 晓(1986-),男,湖北郧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克里普克认为,“先验性”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他不赞成“先验真理”的用法,强调对“先验地”认识某个东西,还是根据“先验的”证据相信某个东西是真的这二者之间进行区分。即使是“先验知识”,也可以由某些特殊的人物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克里普克强调的是“先验地”(认识),而非“先验的”(知识)。

一、克里普克“本质”与“同一”问题

在“可能世界”语义学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中,“个体跨界同一”与“本质”问题最为引人注目,二者都是与“可能世界”直接相关的问题。不少学者将“跨界同一”与“本质”问题区别处理,但在克里普克那里,“跨界同一”与“本质”问题是等同的。“个体跨界同一”被典型地具体化为“‘可能世界’中的尼克松与现实世界中的尼克松如何同一”这一问题。有学者将其细化为两个问题:“可能世界”中的尼克松与现实世界中的尼克松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存在,如何识别“可能世界”中的尼克松?^[2]也即个体跨界同一的关系及其识别问题。

然而这两个问题在克里普克那里却可能是无解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不应问:如果不根据桌子的这些特性,我怎样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识别这张桌子?因为我手边有这张桌子,我可以指着它;当我问它是否曾在另一间屋子里放过时,我就是根据定义来谈论它。”^{[1]33}克里普克是在强调,事物是可能具有特定“本质”的,但这些“本质特征”不足以构成“判别标准”,不存在从“可能状态(世界)”中“找出来”的问题。换言之,对象的“本质特征”对识别该对象而言,是“充分非必要”条件:“一个对象的某些特性对它来说可能是本质的,因为它不能不具有这些特性。但是,这些特性不是用来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中识别这个对象的标志,因为不需要这种识别标志。即使在实际世界中是根据一个对象的本质特性来识别这个对象的,但这个对象的本质特性也无需成为在实际世界中用来识别该对象的特性……我们以对象为起点,我们在实际世界中不仅拥有这些对象,而且还能识别它们。”^{[1]34}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只能获取对象的特征,却无法证实这就是对象的‘必然特征’;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对象的‘现实特征’,而非‘模态特征’。”^[3]既然如此,跨界个体是如何实现“同一”的呢?克里普克认为,跨界个体是存在的,但谈论跨界同一却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种“同一”是通过“实指”实现的。换言之,这种“同一”无需经过“识别”,仅仅依靠“严格指示词”本身的特性就得以实现。比如,“尼克松”,作为零内涵的“严格指示词”,它本身就可“跨界实指”!

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界实指”是如何实现的?“在克里普克看来,跨界同一性问题其实就是本质属性问题”,许多学者进而认为判断个体跨界同一需要一个“同一性判别标准”。^{[4]30}“克里普克对跨界同一性问题的处理不仅使得同一性判定难题变得无意义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方式。”^{[4]31}“克里普克对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的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反事实情境进行定性描述是错误的。”^{[4]31}周允程站在克里普克的立场,坚持“跨界同一”的形而上学属性。然而,蒯因提出了疑问:如果本质属性的判断依赖于一个主观设定的标准,那么某种属性是否为本质属性就是不确定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相应地,本质的不确定会带来划界标准的模糊,从而导致“同一”标准的混乱。那么,克里普克能否给出一个不依赖主观设定的标准?

很难。克里普克试图诉诸“本质”来解决这一困难。“当我们把一种特性看做某个对象的本质时,我们通常指的是,这对于那个对象来说,在它可能存在的任何场合下都是真的”。^{[1]48}无论对象是个体,还是自然种类,都有某种属性可以与之建立起同一关系。克里普克指出,存在三种类型的“本质”,即个体本质、自然种类的本质与科学对象的本质。^①

个体的本质即个体的起源或者构成它的物质材料。换言之,个体本质要符合“起源定理”(有生命的对象)或“来源定理”(无生命的对象)。例如,伊丽莎白女王的属性就是伊丽莎白父母提供的那颗受精卵,而亚里士多德的属性也是一颗独特的受精卵——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可以没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

① 刘张华主张将克里普克的“本质”划分为三类,此前通常只划分为前两类。参见《理论界》2011年第8期刊发的刘张华所撰《从可能世界看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一文第108页。这是合理的,因为“科学对象”的“本质”确与前两者不同。克里普克认为,“热是分子的运动”这种同一性不是偶然真理,而是必然真理。

可以没写过《工具论》，可以不是哲学家，但他却不能不是亚里士多德——因为那颗独特的受精卵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对某张桌子而言，构成它的材料就是其本质。

普特南论证了“名义本质”对一个自然种类而言是不充分的，克里普克则证明了名义本质对自然种类(通名)而言的不必要性。他认为，通名的本质是该通名所指的那类事物全体成员所共有的内在结构。每一个自然种类的成员都有一致的内在结构，比如，“水”的分子结构是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 H_2O ”，两个“ $H-O$ ”键之间的夹角为 104.5° ，这就是“水”的本质。在“可能世界”中，“水”可以被叫做“油”，也可以具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特性，但它不能不被写作“ H_2O ”，甚至可以还未发现水的分子式是“ H_2O ”，但它不能不具有“水”的结构。我们可以追问：“如果自然种类的本质是该种类的一致的内在结构，那么，这种‘内在结构’到底是什么？”克里普克却回避了这一问题，认为对其内在结构的认识更多的是科学家而非哲学家的任务。我们继续追问，既然还没发现，如何知道它们“共有内在结构”？克里普克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坚持：科学能够通过经验发现某些对于牛或者虎来说是必然的特性。^{[1]114}

在个体本质与自然种类本质之间，克里普克有时会混淆：关于“这张桌子”的本质，他曾提出过“是一张桌子就是这张桌子的本质”的观点，也就是拿“类”本质来替换了个体本质。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做了有益的区分：“这张桌子的本质是‘是这张桌子(being the table, 更准确地说，是‘是桌子的内部结构’)’；伊丽莎白的本质是‘是伊丽莎白(的起源)’，人的本质是‘是一个人’(的内部结构)”。^{[5]56} 贾国恒认为，个体本质是类本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对特定个体而言，个体本质而非类本质才是其真正的本质，类本质只是相对自然种类而言的。

克里普克认为，科学对象就是“光”“热”“疼痛”等，也具有某种本质：“光”的本质是“光子流”，“热”的本质是“分子运动”，“疼痛”的本质是“中枢神经刺激”——这其实是当代科学的认识。

但克里普克这种“本质观”多少有些奇怪。不妨严格考察一下“水的本质就是 H_2O ”这类关于自然种类的论断：“水的本质就是 H_2O ”；“ H_2O ”到底是指什么？我想我们有权按照化学式来理解它，既然它是一个分子式——我的意思是，既然它是“水”，是“ $H-O-H$ ”(水的“结构式”，比分子式更加“基本”)。“ H_2O ”是指“水”的分子结构，是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吗？还是同时包括水分子的结构，比如两个“ $H-O$ ”键之间的夹角为 104.5° ？“氢”有“氕、氘、氚”三种稳定的同位素，氧也有“ O^{16} ”“ O^{17} ”“ O^{18} ”三种稳定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可以组成“ H_2O ”“半重水 HDO ”、“重水 D_2O ”等常见的、彼此性质不同的水。新近的科学已经发现，两个“ $H-O$ ”键之间 104.5° 的夹角会随着水温的变化而发生微小的变化。把“水”的本质界定到分子组成的层面上，实际无法实现“每一个自然种类的成员都有一致的内在结构”这一“本质”的要求。同位素，特别是同素异形体和同分异构体的存在也是克里普克本质观的反例。^① 显然，克里普克在此也无法贯彻自己的原则。

再看“热”的本质，克里普克“严格地说”，“温度与分子的平均动能是一回事”。^{[1]115}“热是分子不规则运动平均动能的宏观表现”，这是物理教科书上的经典结论，是一个易于理解的定义。然而，更加“本质”的温度的定义恐怕是这样的：“温度是依据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平衡定律)引进的热学变量：相互热平衡的系统具有相同的温度。”^[6] 因此，基于分子平均动能的“热”并不严格——克里普克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希望在这个讨论中撇开(热力学温度观念——笔者注)这样一些问题不谈”。^{[1]115} 除非我们比克里普克更系统地理解科学，否则，在当代很难批驳克里普克的“本质”——批驳他意味着要批驳当代的科学结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难看出，克里普克实际先预设了事物的本质，然后借以限制或者实现“可能世界”的可能性。他关于“本质”的论述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科学本位主义”，甚至是严重的“当代科学本位主义”。

① 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是锡，它有 21 种同位素，并且可以在白锡与灰锡之间转换形态。

二、克里普克循环—克里普克“同一难题”与“取样难题”

克里普克的“本质”理论中还有颇为重要的一点没得到重视,他的“本质”与时间相关,是一种“到此(谈论时)为止”的本质!

一般来说当我们明确地提出在已知的这个对象身上是否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问题时,我们所问的就是这个宇宙是否能像它实际上的进程那样一直发展到某个时刻为止,然后它的历史就从那个点上开始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以致此后那个对象的盛衰变化与前面的那段时间中有所不同。或许这个特征应当被确定为关于本质的一个普遍原理。^{[1]100-101}

他对“或许”一词的强调让我犹豫,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本意。这一说法是为了修补“如果某一个物质对象是由某一块物质构成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由其他任何物质构成”这一更加重要的定律,是为了让“这张桌子的本质就是制造它的木料”这一论断更加安全而采取的一种退让策略:因为克里普克已认识到,“对于这条起源原理的某些反例在日常生活谈话中似乎是存在的”,但他坚称,“我相信,它们不是真正的反例”。^{[1]101}这一让步如此之大,以至于若坚持这一点,克里普克的“本质”将成为一种“与现在无关”的本质——我们无需关注它现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它现在是什么的讨论甚至都将变得没有意义。作为“定律”,这几乎是一条抛弃了本质的“本质定律”。

在我们考察某一对象 S 在 t_1 的情况时,会有一个时刻 t_0 比 t_1 早,使得 S 的历史从 t_0 “那个点上开始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此后 S 的盛衰变化与 t_0 有所不同。也就是说, S 的本质在 t_1 时刻已改变或者不复存在了。虽然 S 有本质,但其本质在我们讨论它的那一刻就消失了!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任意的 S 在任意的 t_n 时刻,总会有一个在它前面的 t_{n-1} 时刻(当 t_n 为起始时刻时除外),使它的本质在 t_n 时不复存在。这样不断地进行历史的追溯,会导致任何 S 的本质都不存在——S 的“本质”被取消了! 这个结果恐怕是克里普克所不能接受的:为捍卫“本质”存在的理论导致了“本质”的消失! 不妨称这个恶循环为“克里普克循环”。

当然,克里普克也意识到了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一,‘如果一个对象不会停止其存在的话,它必须保留什么特性,而在这个对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时间里,它的哪些特性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问题;而‘当该对象存在时,不可能不具备哪些(没有时间限制的)特性,可能不具备哪些特性?’这个问题是关于必然性的问题,而不是时间性的问题,它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1]100}

总体而言,克里普克坚持科学理论绝对正确的预设,他的“本质主义”是基于当代科学认识基础的一种哲学假设,这种哲学假设甚至先于“可能世界”而存在,以至于事物的“本质”甚至先于事物的本身! 换言之,克里普克的“本质”是一种假定。比如,“他事先假定了‘黄金的本质是它的原子结构’,所以,他这里实际上肯定了黄色和金属性等作为黄金的物理必然性是从其本质得出的,即本质或严格必然性决定物理必然性。”^{[5]56}

当我们以克里普克的标准要求“本质”是“严格”的时候,却发现这一严格必然性无法实现。由于事物自身就不具备严格的“本质”,自然无法实现跨界同一的“实指”,至于“严格指示词”的严格性,当然也无法保证。基于“本质”的“同一”,因而也是值得商榷的。

与“本质”密切相关的是“同一”,在这方面,克里普克也遭遇到了“同一难题”,即“同一”的不自洽问题。“同一”问题有着悠远的历史,洛克和休谟对“同一”概念的发展贡献很大,特别是洛克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克里普克。克里普克对“同一”“本质”的某些论述甚至可以认为是洛克理论的当代版,克里普克“自然种类”的同一性与洛克对“有限灵物”同一性的描述非常接近。洛克认为,“有限精神存在底发端,都有确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在它们存在的时候,各种情形与那个时间和空间所发生的关系,就足以决定他们底同一性”。^[7] 克里普克对桌子同一性的论述则与洛克的几乎一致:“物质底分子如果亦无增,亦无减,则它可以说是同一的。”换言之,起源可以决定事物的同一,因此,关于同一的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对于事物起源的“追溯”。当然,在

“桌子”的同一问题上,克里普克遇到了另外的一些麻烦:为了实现桌子分子的“不增不减”,走入了“克里普克循环”。

克里普克的“同一”概念具有相当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关于本质特性的例证不多,“仅有的例证”是:“这个女王——这个女人本身——能够是与其目前的父母不同的父母所生吗?”“一个由别的父母生育的,由另一对精子和卵子结合成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这个女人呢?”与“这张桌子能由一块与原来的完全不同的木料制作出来,或者甚至是聪明地由从泰晤士河中取来的水冻成的冰块做成的吗?”^{[1]96-101} 克里普克的回答都是:不能。

这些例子支持克里普克本质主义原理:

“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

“如果某一个物质对象是由某一块物质构成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由任何其他物质构成。”“制造对象的那种物质对于这个对象来说也是本质的。”^{[1]100}

“桌子”由于其被制作而成的材料的独特性而获得了其“同一”,即由于“材料的连续性”而获得了同一:“现在这张桌子能由一块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木料制作出来吗?……尽管我们可以设想用另一块木料甚至用冰来制作一张桌子,它的外表与眼前这张桌子一模一样,而且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这间房子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在设想眼前的这张桌子是由另一块木料或冰做成的,而是在设想另一张桌子,它用另一块木料或者甚至用冰做成,它所有的外表细节都与这张桌子完全相似”。^{[1]99-100} 判断的理由是,“制造对象的那种物质对于这个对象来说也是本质的。”

该原理对“桌子”或许还适用,却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克里普克同一难题”——依照克里普克的“同一”标准,“同卵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的起源,是由同一枚受精卵发育而来的,严格符合克里普克定义的个体“同一性”追溯标准,因此他们应该是“同一”的;然而其妻子或者丈夫恐怕会立即跳起来反对这一标准。

看来,即使对象具有克里普克定义的“本质”,也未必能严格“同一”,“严格性”似乎出了点毛病。根据定义,“严格性”应该是属性无关的,即并非由于名称详细说明了对象的本质属性,它才是严格的;相反,严格是由于名称(“严格指示词”)无需涉及任何对象,通过“直接指称”而得以实现。^① 自然种类词语具有“本质辨识”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对于示例物来说是本质性的,而不仅仅是偶然的。^[8] 由此可知,自然种类是通过“本质”而实现“同一”的,这种“同一”现在面临着问题。

“克里普克同一难题”首先是指个体起源标准的“充分非必要问题”。克里普克坚持“尼克松就是尼克松父母的精子与卵细胞结合成的受精卵”,这是尼克松的“个体起源”,是其“本质”,是尼克松得以存在的原因。只要是其父母精子与卵子的结合,那么他必定是尼克松(Nixon)^②;如果不是其父母精子与卵子的结合,那他就一定不是尼克松;由其父母精子与卵子结合而成但不是尼克松的个体是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中的。^③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起源”确实可能不成其为“尼克松”——这正是克里普克将其所处时代的“物理必然”作为其理论默认前提的后果。1970年克里普克写作《命名与必然性》时,还没有“胚胎干细胞定向诱导”技术。而今天,作为“尼克松”的那颗受精卵完全可以不分裂和分化为一个叫做“尼克松”的个体,可以只分化成一条胳膊、一只眼睛或者一块皮肤——胚胎干细胞定向诱导技术可以轻松地实现这一“可能”(让我们把伦理问题暂时放到一边不予考虑)——现在是尼克松的那颗受精卵可以不成其为尼克松——发育成尼克松的“那颗”受精卵只是成为尼克松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另一个甚至都不需要技术介入因而也更“自然”的例

① 这里不打算对“严格性”做过多的讨论。

② 当然,“他”也可能是比尼克松小两岁的弟弟“尼克柏”(不妨作“Nixober”)。在克里普克的语境中,由于是指“那颗”(特定的)受精卵,因此,他将仍是“尼克松”。

③ 克里普克是在“那颗受精卵”的意义上讲的,是尼克松的那颗,而不是小两岁的弟弟“尼克柏”的这颗。

子是“同卵双胞胎”现象,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尼克松会与他的同卵双胞胎弟弟尼克柏^①一起,由那颗发育成尼克松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同样正确的说法是,“由这颗发育成尼克柏的受精卵发育而来”。那颗作为“尼克松本质”的受精卵可以沿着历史因果链条精确地传递到尼克柏身上,这意味着,克里普克的“本质”是充分非必要的。考虑到尼克松是由尼克柏那颗受精卵发育而来,我们甚至可以说,该本质对尼克松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

“克里普克同一难题”的另一方面是由“本质”自身的不确定引起的。尼克松的本质是“那颗受精卵”,但“那颗受精卵”居然也有自己的本质,即其特定基因。^② 如果决定了尼克松本质的“那颗受精卵”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那颗受精卵还会成为“尼克松”吗? 比如,“A—T”碱基对变成了“G—C”碱基对,或者表达谷氨酸的遗传密码替换成了表达天门冬氨酸的遗传密码,又或者那个健康的尼克松由于无法合成苯丙氨酸羟化酶而不幸成了苯丙酮尿症患者,这一“本质”还能决定“尼克松”吗? 此外,有名的“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案例也可视为对本质自身不确定性的支持。

克里普克“个体起源”的“充分非必要”,以及“本质自身的不确定”,构成了“克里普克同一难题”,是其本质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实际问题还是出在“同一”上。经验世界中的同一往往与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种传统关联在一起:概念或者对象存在着“本质固有属性”,而“本质固有属性”的缺乏或变化常带来困惑。譬如,“自我现象最令人困惑的方面可能就是有机体的同一性与其建构性之间的‘悖论’:即对一个有机体而言,究竟是什么事实使得这个有机体在贯穿其一生的充满改变的过程中仍然是同一个有机体的。这个悖论是相当普遍的,它出现不同水平的自我现象中”。^[9] 这是个难题:有机体的同一是如何在持续建构的过程中继续得以实现的? 这是本体层面的同一。对此,陈波的方案或许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即把对象的存在划分为三个层次或类型:实体性存在、依附性存在、概念性存在。他还特别区分了“存在(existence)”与“实在(reality)”,“存在”可以位于现实世界中,也可以位于可能世界中,而“实在”则是现实世界中的存在。^[10]

李大强则认为,“同一”最终只存在于概念之中。他指出,通过对“是”一词的精致分析,可以实现所有经验世界的同一向符号世界同一的还原,具体有五种方式,这会导致“经验世界中的同一性还原为符号世界中的同一性”。但经验世界的同一性并不存在,而符号世界的同一性也仅仅是我们的默认与暗示,“为了挽救同一性,我们必须假定在符号背后有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本体论层次的同一性。”^[11] 克里普克正是走了这一道路,他通过对事物本质的“预设”,实现了“同一”。然而他却忘记了,这种“同一性”是种“假定”,这一假定通过“严格指示词”得以“实现”。然而,这面临着困难:以“通名”为例,通名是“严格指示词”,它所指的是自然种类。我们在命名时,直接面对的却很少是整体的“类”,通常只是该自然种类的一部分个体或群体,也即“样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有限的样品“确定”整体的本质属性? 依克里普克的说法,即使“样品”不存在,也不会影响到“类”的本质;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黄金就是被那里的那些项目或者总之几乎是被所有那些项目具体说明的物质”——通过“样品”,克里普克选取出了黄金的“本质属性”,然后抛弃样品,本质属性依然“形而上学”地存在。沈旭明也认为,克里普克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克里普克认为一个物种本质结构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与认识论无关。”^[12] 换言之,“类”的本质是从样品中提取出来的——而“样品”却可以不存在。如此地取样,不妨称之为“克里普克取样”。如何从“非本质”的“样品”中提取出对象的本质? 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我愿意称之为“克里普克取样难题”。

① 这一次弟弟尼克柏与尼克松同岁,严格地讲,尼克柏甚至不能被称做“弟弟”。但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尽管同日诞生,尼克松却在落地时领先一步,因而成为“哥哥”,正如其他同卵双胞胎中的“哥哥”一样。

② 在这里,无需把“基因”继续还原为特定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序列,从而陷入新一轮的“本质还原”。虽然实际上完全可行,但仅还原一步就足以说明问题。

实际上,大概也怀有罗蒂所言的“哲学深处的梦想”,克里普克建立了对事物本质的预设。他的“可能世界”理论建立在“本质”基础上:为了“发现”本质,不得不面对“取样难题”;为了表达“本质”,他提出了“严格指示词”(对这一点,学者们存在争议),然后试图通过“严格指示词”的形式化来实现对“本质”自身的超越,即实现对本质的直接指称;为了挽救“本质”,又陷入了“克里普克循环”。无论是“取样难题”“同一难题”,还是“克里普克循环”,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克里普克对于事物本质的预设,在于他的“科学本位主义”。由于实际奉行“科学本位”甚至是严重的“当代科学本位”,使他不得不持续面对科学新发现的挑战,不得不面对各种问题。这也说明,对于“跨界个体”的相关问题,克里普克坚持的“本质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同时,“可能世界”理论本身也存在着缺陷。而这些缺陷的揭示,也为我们的修正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美]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2]吕进,何向东.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0):31.
- [3]BRICKER P. Concrete possible worlds[M]//SIDER T, HAWTHORNE J, ZIMMERMAN 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metaphysics.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7: 5-7.
- [4]周允程.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的讨论——兼评“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一文[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6).
- [5]贾国恒.必然性与本质之间的层次关系辨析[J].昆明学院学报,2008,30(3).
- [6]梁希侠,班士良.统计热力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
- [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02-303.
- [8]陈书焕,丛抗青.从严格指示词看同一的必然性[J].哲学动态,2005(7):53.
- [9]李恒威.自我、具身性与经验世界[J].心智与计算,2008(3):233.
- [10]陈波.逻辑哲学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1]李大强.寻找同一条河流——同一性问题的三个层次[J].社会科学辑刊,2010(2):22-24.
- [12]沈旭明.自然种类本质的倾向性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7.

“Possible Worlds” and Its Problems

GUO L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ossible worlds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sibility, dependence and incompleteness, which results in the identity of transworld individual problem. Through analysis of individuals, natural kind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objects,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even serious science-based parochialism hidden in the essence of Kripke's theory. By resorting to the “essence” and “rigid designator”, Kripke failed to solve the transworld individual problem, which led to “Kripke Cycle” as well as “Kripke Sampling Problem”.

Key words: Saul Kripke; possible worlds; identity of transworld individual; Kripke Cycle; Problem of Identity; Kripke Sampling Problem

(责任编辑:江 雯)